

# 蔡元培全集

## 第十七卷

(日记 1937-1940)

(自写年谱)

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

148120

浙江教育出版社

责任编辑 张晓夫  
责任出版 倪振强  
封面设计 梁 珊

**蔡元培全集**  
第十七卷  
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

---

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)

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6 插页 10 字数 410000

印数 0001—2000

1998 年 11 月第一版 1998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**ISBN 7-5338-3052-0/G · 3029 定 价: 20.00 元**

**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**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九三七年····· | 1   |
| 一九三八年····· | 142 |
| 一九三九年····· | 277 |
| 一九四〇年····· | 394 |
| 孑民自叙·····  | 415 |
| 自写年谱·····  | 418 |
| 编注后记·····  | 506 |

## 一九三七年

## 二月

二十日、土曜 阴、雨。前数日皆晴。

菊生前日赠我《刍蕘之言》一册，一名《海盐两日之所见所闻》，为海盐城中拆屋造路而发，附及练童子军、放婢女、设菜市、辟公墓、禁私厕等等新建设之办理不善者。又赠其祖文忠公九成<sup>(1)</sup>之《中庸说》一册，《孟子传》五册（标题为《张状元孟子传》），皆从宋版照印者，列入《四部丛刊》三编经部。

前一月二十九日，值阴历十二月十七日，为余七十岁生日，女儿威廉及女婿林文铮以明版《玉茗堂集选》为寿。是集有赋二卷、诗十五卷，明临川汤显祖<sup>(2)</sup>所撰。谓之选者，经其友帅机、黄立言、姜鸿绪等所选定也。临川以《牡丹亭》等“四梦”传奇著，而其诗亦典雅有致。诗卷六有《雁山种茶人多阮姓偶书所见》五律“一雨雁山茶，天台旧阮家”云云。我等前游台雁时，虽曾时遇售茶人，然未及注意其姓氏也。卷七有“丽水十景”五律十首，题为翠潭、青室、桃源、竹屿、琴石、钓矶、虚廊、响濑、峭壁、奇岩。卷十《送张思元文学归渝水》七律，有“玉茗种花闲令尹，秀江纡锦待儒生”之句。卷十五《七夕醉答君东》二首，其第二首云：“玉茗堂开春

翠屏，新词传唱牡丹亭。伤心拍遍无人会，自掏檀卓教小伶。”

近日阅辽阳杨钟羲《雪桥诗话》<sup>(3)</sup>续编第二卷。(因未得初编，而续编之第一卷，亦一时检不得，故从第二卷起。)三十五叶有吴汉燕《支山辞》。四十九叶称：“化鹿山传灯寺有清世祖所绘宏觉禅师像(禅师号木陈，本号忘公)，画老僧长约六尺，露顶正立，发纯素，氈氈覆额，面成短圆，须无一玄茎。坏色衣，卷袖。卓锡过顶尺又半咫。足屣附跗。衣纹棱棱折铁，如欧虞隶画。”第五十二叶称：“陈祺公(名上年，清苑人)《题冯秋水方伯四知园》句云：右军非汗漫<sup>(4)</sup>，彭泽本英雄。颇为有识。”案：龚定庵有《陶潜酷似卧龙豪》一绝，与祺公同所见。五十九、六十叶有董秋水及董闾石之《将军行》，皆为松江提督马逢知而发。九十叶称：“汤文正以丙寅内召，丁卯十月卒。时东宫初立，擢领宫僚，明珠、余国柱比而相倾，屡为蜚语上闻。常熟翁叔元至，劾为伪学。幸荷圣祖保全，卒被齟齬以没。”

二十一日、日曜 阴，雨。

二十二日、月曜 阴，雨。

阅《雪桥诗话》续编第三卷竣。第十三叶记“纳兰容若密室曰鸳鸯社，葬处曰皂荚屯。杜云川诗：‘此照还同此阁存，几人能唱忆王孙。风流休数鸳鸯社，只是伤心皂荚屯。’观容若三十小像作也”。并记容若《南苑杂咏·和荪友韵》七绝二十首，又记荪友原作二首。五十六叶记“曹荔轩为完翁司空国玺子。完翁督织造，于

金陵署旁构一亭,以为荔轩兄弟读书之所,手植楝树以为表识。完翁弃世,荔轩袭职南来……绘《楝亭图》,题咏甚富。康熙己卯南巡,止蹕<sup>(5)</sup>织造署,会庭中萱花开,为题‘萱瑞堂’三大字,以赐其寿母孙氏,冯山公为之作记,荔轩自称‘西堂扫花行者’……刊《全唐诗》、《集韵》等书”。五十九叶记周载公桐野《金陵怀古》有云:“褒衣长袖说程朱,抛掷河山即大儒。拟向兴朝作箕子,更难江左见夷吾。高飞巢幕三春燕,惊贴危樯半夜乌。江令曾为北朝客,归来还省断肠无?”不知所指何人。六十四叶记韵牌之设,见于《续说郛》中所载,王良桴购得蔡小峰旧谱,梓行于世。蔡氏以前,未之考也。厉太鸿《赋诗牌和嶠谷》一首,曲尽体物之妙。康熙丁丑七夕,赵恒夫吉士招辇下同人雅集,寄园赋诗,以韵牌集字,限韵取堂额“相赏有松石间意”为本韵,属而和者二百七十人。赵玉峰尚书选而刊之,题曰《寄园集诗》。七十叶记胡荅山七绝四首,题为《虞山歌史重至都门》,语及司寇公往事,辄相对泫然云云,盖为健庵尚书。九十叶记桐乡吕塋(简坡)有题余澹心《板桥志后诗》四首序云:“曼翁当鼎革时,剩水残山,潸潸泪眼,祖香草美人遗意,记南曲珠市诸名姬,述其盛衰,悲其聚散,一寓惓惓故国之思,至一唱三叹,著淑慝,寄褒讥,抑微而显矣。”九十四叶记朱竹垞、查初白均有咏白杜鹃花应东宫教诗,此康熙乙酉作也。……仁皇尝以东宫历年所读书本及临摹楷法共大小八篋示阁臣及詹事府,盖自六岁至十三岁出阁以前,课程未尝间辍。四书五经已

讲贯全完，深通义旨。《熙朝雅颂登理邸》诗二十四首。一百四叶，记“汤文正自奉淡泊，抚吴有‘豆腐汤’之称”。

二十三日、火曜 阴，雨。

二十四日、水曜 阴，雨。

午前，骊先来，言研究院拟于四月三日开评议会。

复王石荪函（自写）、颜复礼、孔敏中<sup>[6]</sup>诸君函（虎侄代写）。养浩复但采尔夫人函，致胡适之函。

二十五日、木曜 晴。阴历上元。

以张菊生七十生日纪念册二部赠陈乐素<sup>[7]</sup>君，托其以一部寄其父援庵先生。

约巽甫来谈。

二十六日、金曜 晴，夜风雨。

二十七日、土曜 阴，雨，夜霁。麟侄来。

致骊先快函，与商本院评议会开会期可否改为四月下旬。

阅《雪桥诗话》续编第四卷竟。第二十一叶记：“钱唐任处泉太守应烈自南阳归，买宅山阴，即陆务观快阁遗址也。其《移居快阁》句云：‘叠石略存山意思，蒔花聊破睡工夫。烟际呼将能语鸭，莎边畜得换书鹅。’”案：余少时，快阁之主人已为姚海槎君，闻其子幼槎现尚居此云。第四十三叶录：“常熟王东淑《簪包船纪事》五古，于采生割折之事甚详。并有‘又闻潮海滨，茫洋有神祠。神曰抽筋姆，此辈所皈依。重午及中秋，庙门擎灵旗。群船竞祭赛，以儿为牲牺。’等语。”

二十八日、日曜 阴晴相间。麟侄往北平，托带礼物，于到南京时转致季豪内兄，祝五十双寿。

何尚平、常宗会二君来。

### 三月

一日、月曜 阴。

子竞来。乐医生<sup>(8)</sup>来。

二日、火曜 阴，雨。

阅本院二十五年十二月收文报告表，其较要者如左(下)：

补，十一月二十七日 国民政府训令：会计年度，应改用历年制，自二十八年一月一日起实行。

补，十一月二十八日 外交部国际司：准和兰驻华使署秘书包斯函，请开示中国现有关于史乘<sup>(9)</sup>以前及人类学之博物材料数目，希见复。

〈十二月〉三日 国际科学团体评议会：定于明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四日在伦敦召开大会，请派代表出席参加。

同日 世界日历改良会：请将中国天文委员会会员姓名及通讯处开示。

九日 财政部：关于白嘴废卡房屋拨交地质所接管一案，可以照办。

十二日 教育部函：请调查流出国外古物。

十四日 孑民美育研究院筹委会函<sup>(10)</sup>：征求出版刊物。

二十三日 孔祥熙部长函：鄱阳湖边旧闲房，可商洽租赁给地质所。

二十六日 国际史学会议吞拔莱博士函：请派员参加国际史学会议。十二月五日复函：本院派李济之博士代表参加。

The H. W. Wilson & Co.<sup>(11)</sup> 函：本公司拟编纂《世界出版品总目》，兹有问题数项，请予答复。

又阅二十六年一月收文报告表：

一月四日刘咸函：邮送《海南黎人文身之研究》、《海南黎人刻木为信之研究》报告各五册。

十一日 孖民美育研究院筹委会函：筹集基金会函捐册五本，不审进行情形如何，希提倡劝募。

十三日 国民政府训令：核准国立中央研究院统计室组织规程。

二十五日 孙为成笺：报告安徽凤台县第一区发见古物，请函县严行追究。

二十八日 国民政府训令：修正学校教职员养老金及恤金条例第九条条文。

三十日 动植物所函：为英人白李赫司德拟往四川雅里采集动物标本，已与本所签订条件，请函外部协商。

阅二十六年二月收文报告表：

二月一日 郭庆林呈：本院统计室等本日成立。

十二日 浙江省土壤研究所笺：组织成立日期。

阅去年十一月、十二月、本年一月、二月发文报

告表：

十一月二十四日 致各所、馆笺：抄录公务人员革除婚丧寿宴浪费暂行规程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 呈国府：拟定《国家科学奖励金额目及暂行办法大纲草案》。

十二月一日 致王敬礼聘书：聘为本院总务处主任<sup>(12)</sup>。

十二月二日 呈国府：本院与中央博物院合组四川生物采集及民族考查团，携有猎枪二支并子弹二千五百发，呈请核发运输护照。

十二月十七日 致上海市博物馆：本院刊物可以优待八折出售。

十二月二十三日 致庐山管理局：本院拟在庐山设地质陈列馆，请拨适当地址，特派李四光所长前往接洽。

一月二十九日 致主计处函：报本院会计室组织就绪。自二月一日起，照新制交会计员接办。

二月三日 致主计处函：报本院统计室已组织就绪，自二月一日起，交与代理统计员郭庆林办理。

二月十一日 致河南省政府函：开始十五次殷虚发掘，请飭属协助保护，并派员参加。

三日、水曜 阴。

国弟夫人来。

四日、木曜 晴。

阅《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》竟。

集中第二篇为叶玉甫君之《历代藏经考略》，称以前有罗叔言氏之《宋元释藏刊本考》、吕秋逸氏《佛典泛论》、屈万里氏《明释藏雕印考》、蒋唯心氏《金藏雕印始末考》、日本常磐大定《大藏经雕印考》、深浦正文《佛教圣点概论》、桥本凝胤《宋版一切经考》。而此篇“采集资料，承范成法师、欧阳竟无、徐森玉、王献唐<sup>[13]</sup>、屈万里<sup>[14]</sup>、赵万里<sup>[15]</sup>、费范九诸先生之助，经月始就”。其精审可想。对于北宋毗卢大藏、南宋思溪圆觉藏、金赵城藏、南宋思溪资福藏、南宋至元碛砂藏、元普宁藏、弘法藏、明南藏、北藏、武林藏、径山藏、清龙藏之行款、字数、版片状况、主持机关人物及起讫年份，均以表明之，并附图十一。

第十一篇为孟森君之《己未词科录外录》，节录□条于左（后）：“王渔洋《池北偶谈》‘四布衣’条已采入《词科录》。所谓‘四布衣’，乃谓李因笃、姜宸英、严绳孙、朱彝尊。韩慕庐序西溟《湛园》未定稿，谓与叶文敏、方蒿相约举西溟，而文敏宣入禁中，待之两月，不得出。急独呈吏部，已后期矣。故西溟不获被举。而举到之布衣，则有稼堂，遂仍为‘四布衣’。至天生告养归，受职入史馆者遂以‘三布衣’著矣。”制科人才，当时所忌者惟“三布衣”，以其与科目常流独异。“三布衣”入史馆数年，于康熙二十三年一年中，竹垞镌级，稼堂夺职，皆由掌院具劾，藕渔乞归，亦在是年。所谓“扫迹木天”者，此也。稼堂建言有风采，尤招嫌忌，故得处分尤重。尝应诏陈言，请除越职言事之禁。京官复旧制，并

《石头记》：晴雯病补鹬鹬裘及被逐，殊影稼堂事，诗曰：袞职有阙，惟仲山甫补之。

许条陈。外官条奏地方灾荒，督抚不肯题报，虽州县径得上闻。台谏许风闻言事，有大奸贪，不经弹劾，别行发觉，并将言官处分。奋击奸回，不畏强御者，不次趋擢。且谓建言古无专责，历代虽设台谏，其实人人得上书言事。梅福以南昌尉言外戚，柳伉以太常博士言程元振，陈东以太学生攻“六贼”，杨继盛以部曹劾严嵩等语。索额图、明珠辈相继用事，大官多承顺之不暇。一词臣为此建白，得不谓之浮躁轻率乎？《词科录》引《渔洋居易录》，竹垞以《咏史》二绝为人所嫉，此自是当时事实，然未明言嫉者何人，今按诗中所指，乃高士奇耳。士奇与励杜讷，先以善书值南斋。鸿博试后，明年，高、励俱以同博学鸿儒试。士奇由中书超授翰林侍讲，杜讷由州同超授编修。杜讷不以著作名，专于御批纲鉴，日侍点阅有劳，得此殊遇，盖非竹垞所齿及。竹垞诗自谓以文字享盛名者耳。其诗言：“汉皇将将出群雄，心许淮阴国士风；不分后来输绛灌，名高一十八元功。此谓鸿博之外，复有同鸿博，学问不足道而知遇特隆也。又云：“片石韩陵有定称，南来庾信北徐陵。谁知著作修文殿，物论翻归祖孝征？”此尤可知其为士奇发矣。士奇至与明珠争宠，自矜独得帝旨，以门路独真，招摇公卿间，为其所嫉，自难安于职守。以士奇之人品，当时自好之士夫固应避之若浼，乃其空疏寡学，又实不足入大雅之林。迄今观士奇著述之存者，皆粗有间架，了无深入之功，若《左传纪事本末》之类，因袭前人成书，稍稍变其面目，为尽人所能为。而其独以考订

《石头记》中宝钗博学而薛蟠则不学，并写出奇之底与面也。

自见者，则挟其读书中秘之遭遇，有所渔猎，以自矜炫，成《天禄识余》二卷问世。同时无人敢言，稍阅岁时，遂为艺林之笑柄。发之者杭堇浦，述之者《四库提要》，而士奇著书之声价定矣。祖孝征之喻，士奇才调尚有愧此言，惟其鲜卑语、胡桃油、杂伎承恩，失文士之体。本传又有“性疏率，不能廉慎守道，大有受纳，丰于财产”各语，则颇肖士奇为人。至以修文殿御览仿士奇之著作，尤为奇切。《通考·经籍考》御览下云：“珽之行事，小人之尤，言之污口。其所编集独至今传也。珽尝盗《遍略》论丛，今书毋乃盗以为己功耶？”《遍略》，梁徐僧权所为也。秦小岍作《词科录》，其鸿博传略中，于同鸿博高士奇传言：“相传文恪尝属健庵徐公以《扈从同巡录》丐序于先宫谕（秦松龄<sup>[16]</sup>留仙），未应，徐公乃自为之。文恪衔先宫谕甚，甲子顺天科场之狱，皆文恪密为主之，第其事秘不著耳。”《郑方坤诗抄·孙枝蔚小传》：“康熙己未岁，举博学鸿儒科。时大司寇徐公乾学通宾客，盛声气，士之攀骐驎而附鳞翼者，莫不幸趋门下，京师为之语曰：‘万方玉帛朝东海，一片丹诚向北辰。’东海，徐郡也。豹人<sup>[17]</sup>耻之，屡求罢。”

第十三，吴其昌<sup>[18]</sup>君所作《甲骨金文中所见的殷代农稼情况》，因甲骨文（据《铁云藏龟》、《殷虚书契前编》、《殷虚书契后编》、《殷虚书契续编》、《殷虚书契菁华》、《龟甲兽骨文字》、《燕大殷虚卜辞》七部大书为例）共见“田”字四七三次，而确实可以解作田地意义者，不过五次，余均为田猎意义，疑殷人以兽肉为主要食品。

又因《周颂·载芣》于“播厥百谷”下，言“为酒为醴”，《丰年》于“多黍多稌”下，亦言“为酒为醴”。而《尚书·酒诰》等篇，言殷人酗酒者甚众，疑殷人发见谷物之始，专供造酒，饭为后稷、公刘<sup>[19]</sup>所发明。颇新颖，然尚须细考。

第十六，马衡君所作《关于鉴别书画的问题》有云：“最可恶的莫如高士奇，凡是他所进呈的都是坏东西……他的手缮书画目（有铅印本），第一叶即为康熙四十四年六月拣定进上手卷，其中如王羲之、唐太宗、褚河南、柳公权、孙过庭、宋徽宗<sup>[20]</sup>以及宋、元、明诸赫赫有名的大家，应有尽有。但是下面自注‘贋本’、‘不真’、‘新而佳者’、‘旧而不真’，甚至有注‘不真不堪’者。价目不过二两、四两，最多不过十几两，也有几钱银子的，有的至今尚在故宫，尚有高士奇自己题的签子。而真正的好东西，都在他自注‘永存秘玩’目录中。”

第十七，滕固君所作《关于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》有云：“南阳汉画像石刻，未见前人著录。约十年前张中孚、董彦堂诸先生发现后……续出不已。近年据孙文青先生访拓所得，计共二百七十石（见孙文青《南阳汉画像访拓记》，《金陵学报》第四卷第二期，关百益《南阳汉画集》）。史书所记汉代壁画的取材和坟墓石刻画像多合，所以自洪氏《隶续》、叶昌炽《语石》以至德人费瑄（Fischer. O. 作 Die Chinesische Malerei der Han-Dynastie, 1937, Berlin）的《汉代绘画》都当石刻画像是研究汉代绘画的最上资料。近年汉画略有发见，如乐浪古墓的漆器画像、流传于巴黎及波士顿

的墓砖画像（见费瑄《汉代绘画》五十八至七十三图版）、营城子古墓的壁画（见《东方考古学丛刊》第四册），都是很著名的东西。把这些绘画遗品和石刻画像比较，构图及大体上的神韵虽有一致之处，而细部的技巧则颇不同了。石刻画像正像欧洲的浮雕（Relief），有其自己的地位。浮雕既不是雕刻（圆雕），因为雕刻是面面造形的；又不是绘画，因为绘画是有明暗向背的。但浮雕亦有二种不同的体制，其一是拟雕刻的（高浮雕 Hautrelief），希腊的浮雕即属于此类，在平面上浮起相当高度的形像而令人感觉到有圆意；其二是拟绘画的（浅浮雕 Basrelief），埃及和古代亚细亚的遗品即属于此类，在平面上略作浮起，使人视之，但觉将描绘之物像雕刻于其上。中国的石刻画像自然属于后一种。在佛教艺术以前，中国从未有过类乎希腊的浮雕。但中国的石刻画像也有好几种，如孝堂山和武梁祠的刻像，因为其底地磨平，阴勒的线条用得丰富而巧妙，所以尤近于绘画；像南阳石刻，都是平浅浮雕而加以粗率劲直的线条阴勒，和绘画实在有相当的距离。所以我对于中国的石刻画像，也想大别为两种：其一是拟浮雕的，南阳石刻属于这一类；其二是拟绘画的，孝堂山、武梁祠的产品是属于这一类。至于传世朱鲋墓画像，《山左金石志》曾指摘为唐、宋以后物，细察画像上的人物和背景、线纹的配置，确实是含有吴道子式的风度。费瑄论述汉画风格，以朱鲋墓画像为底本，于是其引人入胜的论议，不免有些徒劳之感。我以为与其用石刻画像

当作绘画,毋宁用圻砖画像当作绘画,因为有些圻砖画像乘砖坯将干未干而施以刻画,笔致锋利,和营城子的壁画如出一辙。(参看王振铎《汉代圻砖集录》第八、第九图,北平考古学社出版)

最后一篇为王云五君所作之《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》,历举外国学者编著之中国文化史,凡二百三十四种。外国学者编纂之世界文化史,特举剑桥大学 C. K. Ogden<sup>(21)</sup> 主编之“文化史丛书”(History of Civilization),已出版九十八种之目,此书预定二百余种,其中有四十二种译自法国之“人类演进史丛书”(L'Evolution De L' Humanité),此演进史五十余巨册,每册叙一专题,自一九二〇年开始刊行。余皆自编。又所拟“中国文化史丛书”之目,凡八十种。

五日、金曜 晴,有风。

叔平来。石曾来。

得骊先电,言评议会开会期如改至月底,恐与中基会冲突,已电询适之,俟得复再定。

养浩往中山医院验心脏。自去年十一月杪我病后,第一次出大门也。

六日、土曜 阴,雨。

七日、日曜 阴晴相间。

骊先来,询知本院请增款公文中称拟增设地理及生理两所。

瞿良士<sup>(22)</sup>遣其子凤起来访,携赠明刻《陀罗尼经》手卷,并附五律二首,录其诗如左(下):

建国资元老，垂名震远夷。举朝尊德寿，薄海重人师。  
 饵药张文懿<sup>[23]</sup>，从心鲁仲尼<sup>[24]</sup>。瓮头春酿熟，应赋介眉诗。

欲问楞伽字，新装贝叶经。弥天开净域，南极见文星。  
 觉世言为铎，延年梦与铃。耆英他日会，余事炳丹青。  
 前季葦来时，见示七律四首，亦附录于此：

子民先生今年七十有一，病后矍铄，长寿之征，喜  
 赋四章，敬求指正。

宗师首出浙江东，举国咸尊德业崇。  
 纯孝疗亲曾割臂，因材施教始澄衷。（指澄衷学堂）  
 太平义阐公羊说，博爱功追墨翟风。  
 并作热怀行革命，手援天下万夫雄。

欧洲游历快衡盱<sup>[25]</sup>，贯彻中西觅坦途。

公德独标仁义恕，（先生以“仁义恕”三字古谊证友  
 爱、自由、平等）清儒最爱戴黄俞。（戴东原、黄梨洲、俞  
 理初）

深研哲理通天地，旁叩民风溯现巫。（指民族学）  
 学海昔时感沉寂，归来朝气为嘘枯<sup>[26]</sup>。

教政方针意独长，莘莘童子露晨光。  
 发皇美育更宗教，神圣劳工戒逸荒。

大学原来先格物，（先生向主张大学文理两院沟  
 通，并以理院居首位）真才罗致毕登堂。

护持思想自由者，共拜先生德泽章。

海外闻名潞国豪，院成研究仰贤劳。